

歲寒堂詠影鈔考氏影宋本





歲寒堂詩話



宋張戒絳郡人

韓退之詩愛憎相過愛者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以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為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竒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

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佳可
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
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可尤以兼韓之
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
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動而正李
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
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與太
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

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
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
則不可強也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
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
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
而味甚長雖蘇州亦不及也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
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

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凡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仕若不得志可謂龜鑑焉此語得之退之於籍湜輩皆兒子畜之獨於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兼柳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圖其寒苦

蓋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易可得

論詩文當以文體爲先警策爲後若但取其警

策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澹河漢踈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如長城然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却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爾此論盡之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

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韵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子美之匹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

也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也七言尤工五言微劣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竒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

杜牧之叙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小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太白樂府中出現竒譎怪則似之秀逸夭拔則

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韵元白
張籍以意爲主而失於少文賀以詞爲主而
失於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
山谷只知竒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
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而蘇端明專以新
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
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

蠶蜨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
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
巧遇拙則拙遇竒則竒遇俗則俗或放或收
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
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
言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
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良
有以也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

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正少其
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
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
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小
徐庾唐李義山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
魯直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
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魯
直專學子美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
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耶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

歲寒堂詩話終

士礼成

黃

華

韓

圖

崇寒堂詩話用士禮處撤毛氏影宋本影鈔并手摹
其朱筆校改字其前後撤書中屬周杞身模按
原書之為毛氏鈔有所為憑且曾見毛鈔本字又
有如彼者至其鈔之為影宋本其包紙所記筆跡
雖非此於黃而有黃書架編字字當不誣也咸豐
己未八月十二日記應陸



